

# 于敏文集

第七卷 报告文学·散文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子  
敏  
文  
集

第七卷 报告文学·散文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5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于敏文集·第7卷，报告文学·散文 / 于敏著.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3

ISBN 978 - 7 - 106 - 04106 - 9

I. ①于… II. ①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5993 号



## 于敏文集 第七卷 报告文学·散文

于敏 著

---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29  
电话：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wy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3.25 字数/250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4106 - 9/I · 0990  
定 价 40.00 元

## 编 委 会

**主任委员：**康健民 宋岱 胡子光

**副主任委员：**谢力 刘伟 徐劲 李春妹 于晓燕

**委员：**藏燕红 秦赞 古力 张玉民 李静 于昕彤

**统 稿：**于晓燕 于昕彤

# 第七卷目录

## 散 文

西湖即景 .....	1
姑苏两日游 .....	6
龙井访茶 .....	12
茶厂谈茶 .....	16
初到广东 .....	19
革命摇篮的广州 .....	23
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 .....	27
巧夺天工的人儿 .....	31
梅 山 .....	35
响洪甸散记 .....	39
女英雄的胸像 .....	45
访姜哥庄渔业合作社 .....	48
烟台忆旧 .....	52
游子的眷恋 .....	56
名山发佳兴——匡庐即景之一 .....	58
绝顶有悬泉——匡庐即景之二 .....	62
入洞窥石髓——匡庐即景之三 .....	65
披榛访遗迹——匡庐即景之四 .....	70
惆怅欲言还——匡庐即景之五 .....	74
庐山云 .....	79
春 .....	81

夏	84
好景不必名胜	87
周总理来到秀兰家	92
丹心照汗青——记赵一曼烈士	98
孟泰的品格	106
手	109
葱油饼	114
密匝的星	116
桃花五放一年春	118
童心萌发	120
窗影	122
笔记本里的春风	125
天音——心甜的瞬间之一	127
两瓶茅台——心甜的瞬间之二	131
凉沁沁的额头——心甜的瞬间之三	133
劳工万岁——心甜的瞬间之四	135
我的头一堂课	137
布谷鸟又叫了	140
第一次下煤井	145
在鬼子枪口下夺船	149
新型的人	155
一个朴素的工人文化宫	161
鲁艺实验剧团与《日出》	163
深可敬重的“土”剧团	166
思昔抚今——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整风琐忆	168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后	172
光辉思想映照文艺新天	182
为“改造”二字正名	192
重要的是认识自己	194
最早的必胜信念从哪里来	196
小白楼梦忆	199
蓦上心头	203
我写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	205

## 西湖即景

上次来杭州，有一天碰上阴雨。“冒雨游山也莫嫌，却缘山色雨中添”，想起这两句诗，就去攀玉皇山。拾级而上，路湿苔滑，一会儿浑身汗漉漉的了。美好的事物要辛勤地探索，果然！云气滃滃蒙蒙，一派淡灰色的调子。衬托着这个背景，挂了万千水珠的竹子格外青翠。站在山顶上，一侧可以俯瞰钱塘江。江水浩浩渺渺，从雾迷云封的天边曲折而下。对面的萧山只是一抹淡淡的青影。

山顶上风大雨大，只好在茶榭里避雨。窗外翠竹摇曳，从这里远望，一种奇特的、出乎意想的美景使我惊呆了。西湖宛如墨染了一般，完全变成浓黑的了。“波漂菰米沉云黑”，信然！“沉云黑”三字出自胸臆，也还是得于自然。中国画里有一派米点山水，用饱墨浑洒大大小小的点子，或疏或密，或浓或淡，用来表现山雨空溟的景色。我一向以为这种技法写意太甚，用处是不大的。不想一个偶然的机会纠正了我的看法。湖水是浓黑的，而苏堤则是一条白色的带子，堤上的六桥竟宛如汉白玉雕刻的了。变幻的天工造成奇特的黑白对比，这美是我生平未见的。要在画面上传神地写实，似乎非米点的技法莫办。

这次来杭州，一下火车，碰巧又是个雨天。“湖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这两句诗提起我的兴致，又冒雨去湖上泛舟。苍茫的湖上只有我一叶扁舟，可见像我这样的疯子原是不多的。虽然全身淋湿，我丝毫不后悔。上次雨中登山，领略了非常的湖景，这次乘雨泛舟，又欣赏了出奇的山色。雨中的山色，其美妙完全在若有若无之中。若说它有，它随着浮动的轻纱一般的云影，明明已经化作蒸腾的雾气。若说它无，它在云雾开豁之间，又时时显露出淡青色的、变幻多姿的、隐隐约约的、重重叠叠的曲线。若无，颇感神奇；若有，备觉亲切。要传神地描绘这幅景致，也只有用

米点的技法。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是清代学者顾亭林的主张。这个“万”字很有意思。美是无穷的，正像宇宙是无穷的，人生是无穷的。要在无穷中有一得之见，真得在“万”字上下工夫。为了认识一个客观事物，不怕探索一万次，这种勇气本身就是美的。

我这个怪人引起船娘的好奇，而她的身世却也唤起我无限的同情。她叫柳阿巧，八岁就划船，朝朝暮暮，伴着一支桨儿，度过了二十二个年头。她是一部西湖的活历史。日本兵、国民党、达官、权吏、阔佬、贵妇，给船户带来灾难，给西湖带来荒废。阿巧和她的伙伴，天蒙蒙亮就站在高大的台阶下边，向门深似海的宅邸里窥探，心情紧张得气也出不来了。能揽到一个顾客么？能得到一天的口粮么？有时揽到顾客，也不一定得到报酬，因为还有船租和把头的剥削。苏堤荒芜了，任是莺歌三月，它也没有春晓。湖水淤塞了，一湾浊流，怎能映出清朗的月色！柳浪闻莺辟为杀人场，黑夜传出凄厉的枪声。在一带山坳里有一处碧瓦的高楼，据阿巧指点，原是杨虎的别墅。我记起来了，在国民党罪恶统治的年代，杨虎是淞沪警备司令，而上海国民党的头子叫陈群，所以统名为“虎群狗党”。这些野兽的爪牙，曾经沥下多少革命先驱者的血，就中也有左翼文学先驱者的血。为了这事，鲁迅曾经写过《为了忘却的纪念》，其中一首七言律诗我至今还牢牢地记得：“……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好一个“怒”字！怒不可遏的中国人民赶走了虎群狗党，夺回了全中国，也夺回了西湖的美。

可是我何必缅怀往事。柳阿巧坐在船头，正从回忆里醒过来。她展眉而笑，宛如轻风拂起湖面的涟漪。既然现在生活在幸福中间，她怎能不笑。对于最近两年的灾荒，她没有悲叹，没有惊慌，没有失望。她当前的生活不算富裕，但是有了确实的保障。她是西湖公社的一员，得的是月薪，不怕淡季，不怕风雨，也不怕生活中有什么变故。她不久以前生了个婴儿，在公社的托儿所里喂得胖乎乎的了。她的大儿子正在上海读中学，提到这一点，她心里的狂喜不禁满溢在脸上。几时见过船娘的儿子读中学呢？她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她满心欢畅地驾起轻舟，把游客送到这里那里。她在欸乃声中送走了屈辱，迎来了幸福，也在欸乃声中展望更好的明天。她是西湖的主人，而幸福的主人都是好客的。她热情地为我指点，为我解说，很怕我忽略了她从小就熟悉的西湖的美。

这时细雨霏霏，水天一色。阿巧送我到三潭印月，我就弃舟登岸。正

是红瘦绿肥的暮春时节，但是西湖的花卉四时不断。我走过曲折的石桥，桥下的睡莲正沉睡未醒。杜鹃正盛开，白的如棉如雪，红的如火如血，一丛丛点缀在绿树修竹中间。杜若生在水边，很像兰花，但是不像兰花那么娇气；它繁茂得很，茁壮得很。醉人的香气扑面而来，很难分清这是哪一种花的香气。在这个天地里，那绿茸茸的细草，那碧紫萦的苔藓，似乎也都散发出清香。三潭在湖的中心，从这里引领四望，南北双峰早已裹在层云里，看不清了。柳浪和花港隐没在浓绿里，偶尔露出影子似的飞檐。南屏山下闪烁着点点的金色，这是净慈寺的琉璃瓦。所有这一切都披上细雨的网。雨丝时疏时密，景色因而瞬息变化。如今勉强地见诸文字，自然无法捕捉那种空灵的意境。

细细想来，若论水，西湖不及太湖，不及洱海；若论山，双峰不及雁荡，更不及黄山。为什么西湖的声名特高，吸引着特多的游人？是因为湖山掩映，相得益彰么？是因为阴晴明晦，湖山的变化四时无穷么？后来游灵隐，我才想通了这个问题。这里峰峦挺秀，树木参天，流水潺湲，正是“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山名飞来峰，下有许多石洞，最大的曰“龙泓”，其中倒悬着许多冰柱一般的石钟乳。石壁上有千年以来历代的石刻佛像，其中不少艺术珍品。在洞的深处，有自然形成的裂隙，仰首窥视，可以看见一线苍天，所以名曰“一线天”。这么清幽的地方，谁见了能不惊叹！但是人们流连不去，不只因为有这山、这树、这泉、这洞、这石刻，还因为有一座庄严的庙宇；又不只因为有这庙宇，还因为与这庙宇相关的有一个为人民所喜爱的人物，他对权贵嬉笑怒骂，对平民扶危济困，就是在传说中被神化了的济颠僧。自然的美，人工的美，伦理的美，这一切综合为美的极致。

后来游岳庙，我的想法更得到证实。从建筑艺术上着眼，岳庙并无特色；从造型艺术上看，岳飞的塑像更是不伦不类。但是，这里的游人四时不断。有谁到西湖而不来瞻仰岳庙的呢！我想是很少的。如果西湖只有山水之秀和林壑之美，而没有岳飞、于谦、张苍水、秋瑾这班气壮山河的民族英雄，没有白居易、苏轼、林逋这些光昭古今的诗人，没有传为佳话的白娘子和苏小小，那么可以设想，人们的兴味是不会这么浓厚的。我们瞻仰岳庙而高歌岳飞的《满江红》，漫步南屏而暗诵张苍水的《绝命诗》；我们流连在苏堤上而追忆苏东坡的“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登孤山和放鹤亭而低吟林和靖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在这里，自然与人的功业与人的创造融为一体。相得益彰的不只山和水，还有自然和人。

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正如人和人的关系，日夕相处而后情谊弥笃。我的住所距花港很近，每天早晚在这里散步，每天都更觉得不忍离去。一带屏障的蔷薇架是入门的地方。蔷薇正盛开，吐出清冽的香气。入门以后，夹道是婆娑的修竹，是亭亭直立的雪松，是含苞未放的玉兰。一堵湖石山遮住去路，沿鹅石的曲径而上，见一古朴的敞亭，周围的色彩丰富极了。有什么大画家能区别这千差万别的绿和红么？我不知道。杜鹃早已零落，芍药正在竞芳。湖石根下，曲径两旁，一丛丛，一球球，丹红的，绛紫的，米黄的，雪白的，都在笑靥迎人。你捧一朵花在手里，你会觉得她战战兢兢，似乎不胜娇羞。花气袭人，特别在艳阳天气是如此。浓香沁入肺腑，你好像就要醉倒在花下。下山，步过绿毡一般的草坪。在几行垂柳外边，就是曲折的石桥和鱼池，其中有几百条金色的鲤鱼。你拍拍手，它们就成群结队而来，张口和你寒暄。更向前走，沿着曲折的石栏，绕过一幢画楼，进入一个幽静的竹院。走出花墙，一带长堤横在面前，这正是绿荫婆娑的苏堤。苏堤外边，豁然开朗的是绿水平平的西湖。站上映波桥，你最好极目看那湖中的倒影。湖心亭和三潭印月历历在目，而在远方的对岸，是秀丽的孤山，是长虹般的断桥，是伫立在宝石山上庄严的保俶塔。

一般人都喜欢在晴朗的日子出游。我偏爱在非常的时间寻访非常的美。有一个浓雾的早晨，我来到堤边。四处迷迷茫茫，山和湖都不见了，面前只有看不透的乳白色的混沌。欸乃之声由远而近，和悦耳的鸟声相应和。白色的空洞里隐隐约约有一个点子，而后，一只船的轮廓渐渐露出来。这是这一天最早的一只游艇。又有一个月夜，我坐在苏堤的长椅上。朦胧的月色投下神秘的影子，在水面上撒开浮动不定的光，好似无数的银鱼儿在那里跳动。周围很静，鱼儿也就大胆了，都悄悄地来到水边，不时一翻身子，跃出水面，好像要窥探人间的奥秘。听到溅水声，一个银亮的物体在水面上一闪，转眼又不见了。

初来的时候，看见树木花卉特盛，以为这地方得天独厚。住久了才知道也不尽然。游客来到这里，时时会发出惊叹。“这石径多么清洁，简直是纤尘不染！”他未必知道，每天清早，有许多园林工人掌起长柄竹帚，在扫除枯枝败叶。“这蒙茸茸的草坪多么碧绿，好像铺上了绒毯！”他哪里知道，哪怕是烈日当空，也有女工戴起竹笠，蹲在地上，一棵棵拔掉那杂草。不经过几天的观察，谁能知道，时时有园林工人，提着唧筒，向树木花卉喷洒药水；推起沉重的车子，移植盛开的花卉，剔除那些衰败了的，使一片姹紫嫣红永远娇艳；扛起高梯和竹竿，一棵棵扶正雪松，使他们永远保持亭亭直立的身

姿。知道了这一切，我每次看见一花一叶落地，都觉得非常可惜，因为一花一叶里正不知包含了多少劳动。想到这些花和叶混合在泥土里，成为新的养料，培育出新的美，又只好释然于怀。我记得上次来时，夜里听见叮叮咚咚的响声。问起来，才知道是吸泥船在昼夜不停地工作。吸泥工人早已不知去向，但是留给我们清朗朗的湖水。啊，千千万万人付出劳动，我们才能享受到西湖的美。

西湖的美是不朽的，因为劳动是不朽的，劳动者是不朽的。

我常常在湖滨遇见柳阿巧。她每次见了我，圆圆的晒红的脸上总是浮起纯真亲切的笑。她会忘记我这个游客，因为我不过是千千万万游客中的一个。但是我可永远不会忘记柳阿巧。每次远望湖上的船影，我总要细细地谛视。她那俯仰自如，用长桨点破水面的姿影，已经在我的眼网上成为永久的形象。柳阿巧们和园艺工人们启发了我，使我接近一条真理：劳动人民最懂得美，最能保护美，也最能创造美。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湖的美才是永久的。

1961.5

# 姑苏两日游

## 一、灵岩和天平

要是有人问我对苏州的印象，我就干脆回答他一个字：“美！”

苏州的美是古典的。哪怕一木一石，它也是那么幽雅，那么庄严。它一会儿叫你想起我们伟大的历史，一会儿叫你温习许多美丽的传说。苏州的美是内涵的，是含蓄的。要是不下一番寻索的功夫，你就别想领略它。

我就先从灵岩山和天平山说起吧。

汽车一早出发，飞驰在稻田中间。稻子很肥，已经发黄；大概因为身子太重，都懒洋洋地躺在田里。我正暗中庆幸这一带的丰收，忽然迎面飘来了帆影。啊哈！这多奇怪。难道在稻田里行船？车子拐两个弯儿，飞上一道高高的拱桥，这才看到运河。大约在十多个世纪之前，这是一条血泪的河。为了挖掘河床，不知埋下了几万人的白骨。千万人的血汗变成稻粟，变成金银，变成绮罗绸缎，高高地堆在木船上，送到京城去。然后皇帝下来了，坐在五彩龙舟上。拉纤的是盛装的青年。船上是曼妙的笙歌。宫娃的胭脂染红了河水。血红的水里映出两岸蔽天的旌旗。但是现在，它成了一条生产的河，一条欢乐的河了。你看，清清的水流里正有一个驾娘挺起胸脯，摇着双桨来了。她的船和大大小小船只一样，正把粮食送到需要的地方去。

站在灵岩山跟前，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出奇。不过是一个有树的山丘罢了。沿着石级走上来。石级很宽，据说这是“御道”，是为清朝皇帝南巡修的。我走到山腰，站在“迎笑亭”前，回头一看，不禁呆在那儿了。多么美！眼下是一片松树的海。没有风，但是闭上眼睛，就听到一种竦竦的声音，正

如风平浪静的时候，海水舐着沙滩的声音一样。深吸一口气，就闻到松脂的清香。那无边无际，暗绿中透出淡黄的，不是稻田么？这儿那儿，星星点点，树丛中隐隐约约的，不是村落的茅舍么？稻田和村落中间，有一条银色的线。这是一道笔直的小河，它带着忽明忽暗的倒影，向远山的苍茫流去。那苍苍茫茫的地方，正是有名的太湖。天气有些阴暗，远处似乎有雾。可惜看不清太湖的面目，只见水色映着天色，天边接着水边，而在水天之间，有三点五点淡淡的，淡得快要看不见的渔舟的影子。传说这道小河是为西施到对面象山取香开凿的。你怎能相信，这条满怀青春的小河倒有两千岁年纪。正如我跟前这座“迎笑亭”，一个四角方方的房子，你怎能相信，这就是诗人苏东坡的遗迹！可是如果周围的美景把你迷得神魂颠倒，你是什么都会相信的。

有两尊石刻的西方接应佛，在半山里含笑迎人。我正赔笑欣赏它们，不料做向导的农妇在旁大发诙谐。她说，“这是石匠摆在这儿做做广告，没啥道理的。”我不禁呵呵大笑。石头也有不同的命运。把它放在荒草野坡，人们就拿它插科打诨；把它放上莲台宝座，人们就向它顶香膜拜。不见灵岩寺里，三丈金身下边，正有虔诚的老妇人，在蒲团上合掌跪拜，把额头低低地碰在地上。这种景象在北方很少见，在江南却不稀罕。这个灵岩寺高踞在山顶上，俯瞰着塵烟迷离的苏州城和烟波浩渺的太湖。大殿上，玲珑的大长明灯高高地悬在半空，灯芯放出摇曳的光焰。紫铜炉里，檀香散出馥郁的烟气。看来和尚花了不少心血，要保持一个华严的境界，一种空灵的气氛。可是这境界，这气氛，到底给人间的欢乐冲破了。游客出出进进，指点着那趺坐入化的如来和那攒眉怒目的金刚。法力无边的金刚，在人们心目中成为艺术品了。

寺院的左边，有一尊多宝佛塔。塔上砖零瓦断，砖缝里横生出小树。据说这是宋时遗物，六百多年了。这塔随时有倒塌的危险，早已不许游人靠近了。站在寺院外边，远望苏州城，看不清它的轮廓，好像一幅滃滃蒙蒙的水墨山水，情致就在雾气氤氲之中。寺院外边有许多怪石，叫做石龟、石鼠、石髻、僧点头。且莫笑古人巧立名目，这儿是诚则灵，只要你相信，你越看它就越像。

在这个多宝佛塔的对面，有一个小小的花园。向导说：这是西施游玩和梳头的地方。真叫人作呕。为什么一定把这个粗俗的园子和我们古代的美人儿连在一起？且慢，我们还是回到西施洞吧。这个石洞就在灵岩寺下。不管它毫无出奇的地方，我总还听到一个美丽的传说。战国时候，吴

王征服了越国，俘虏了越王勾践。后来勾践回国，蓄意报仇，每天睡在草上，尝一口猪苦胆，这样磨炼自己的意志，后来终于又灭了吴国。这个卧薪尝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的。传说这个石洞，就是当年勾践被囚的地方。越王获释回国之后，吴王夫差挽着西施的手，来到这儿，向她夸口怎样扑灭了越国，怎样臣服了勾践。西施是越国人，是勾践物色来送给吴王的。当时听了，心中愀然不乐，却又不敢形于颜色，只是惨然一笑。这一笑倒有了意想不到的媚力。吴王以为她喜欢这儿，就把石洞送给她了。此后西施天天到这儿，怀念自己的家乡。我们从前只知道西施有胃病，常常捧着心口，紧紧蹙起眉头，所谓“西子病心而美”，不料在民间的传说中，她却成为一个爱国者了。人民就是这样，凡他所爱的，都要染上一点儿美丽的色彩。

如果灵岩山常常让我们记起远古的美人儿，天平山却更多的叫我们怀念近古的民族英雄。这山距灵岩不过十余里，景象却是完全不同。你到天平，不必像在灵岩那儿，须步步深入，才能渐入佳境。这儿高树参天，郁郁苍苍的气势，一下子就抓住你的心。有很多枫树，传说为范仲淹的后代种的。高飞在树梢上的苍鹰，也为此地壮色不少。“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范仲淹的名言，吐露出怎样的胸怀！想他当年镇守延安的时候，西夏不敢来犯，说：“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这是何等气魄！后世为了纪念他，在山前立了一个高义园石坊。石坊的结构很简朴，上面露冷苍苔，眼见得年代久远了。坊前一棵大枫树插天直立，据说是文征明种的，枝叶繁茂，茑萝攀附，足有四百年了。从这儿经过曲折的石桥，步入来燕榭。这儿有一间精舍，说是唐伯虎、文征明、祝枝山的著房。唐生在苏州，文、祝二人生在长州。三人过从甚密，凑在这儿写诗文，大概可信的。凭窗而望，眼前是一池凋残的荷花。已经是秋天，但是蝉声不断，仿佛要叫得盛夏常留在人间。忽然闻到一阵桂花香，这是从上边高义园飘来的。园里有两株高大的桂树，枝上正有农民在采桂花。我们带着桂香，入寤言堂，度听莺阁，越逍遙亭，过白云塔，登上数十磴石级，爬上一线天。巨石削壁直立，中有裂缝，露出一线青天。必须略微侧着身子，才能穿过去。迎面有飞来石、鹦鹉石，回顾又有五丈石，都是按照它们的形状、姿态和大小取名的。这些名目本来不无意趣，可惜给无聊文人刻字题名，既杜绝了想象，又破坏了天工。我很快跳上不规则的石级，沿路踩着丛生的茅竹和冬青，向上跑去。山上有垒垒的巨石，或如猛禽，或如怪兽。我倒宁愿站在它们跟前，随意为它们取些名目。这儿不像灵岩那样开阔，但是更为幽静。因为人工未施，更显得处处自然本色。前边一带起伏的山峦，锁住了视线。

望不见太湖，也望不见苏州城。

## 二、虎丘和留园

曹雪芹写红楼梦，故事是从苏州的阊门开始的。很想看看这个地方，却不知阊门外边就是虎丘。苏州人满可以自豪，前人不但给他们留下了丘壑、园林、庙宇、泉石，而且直到今天，许多遗迹还在为他们点缀景色。一块极普通的石头，中间裂一道缝，人们指着说，这是吴王当年的试剑石。又一块极普通的石头，倾斜着卧在路旁，人们指着说，这是当年唐伯虎等秋香的枕头石。还说什么在这枕头石上，摆三块小石片儿，看看它们掉不掉下来，如果不掉下来，就会生儿子的！再有一块半截圆柱形的青石，上边放着一个半圆形的石块，人们又指着说，这是当年生公（神僧竺道生）讲道、顽石点头的地方。真的也罢，假的也罢，要是离开这些极有风趣的故事，谁会去注意这些毫无特色的顽石？

虎丘是吴王阖闾的葬地。进断梁殿正门，过石拱桥、真娘墓（就是白居易诗里所说的“不识真娘镜中面，惟见真娘墓头草”的地方），有一块方圆十多丈的大石坪。据说生公于此说法，有近千人坐在石上听道，因此叫做千人石。又据说吴王夫差埋葬了父亲，怕筑墓的匠人走漏消息，就将匠人统统杀死，埋在石坪下面。这说法大致可信，过去统治者杀人灭口，或杀人殉葬，往往是数以千百计的。不管这个悲惨的往事，这儿的景色倒很叫人神往。一座陡峭的石壁拔地直起，下有一道石门；穿过石门，就是相传为吴王藏剑的地方——剑池。剑池周围石壁峻嶒，锁住一池绿水，水中照出一道石桥的影子。抬头看去，拱形的石桥高高地悬在半空，有薜萝之属，像飘带一样倒挂下来。这儿很清凉。石壁上端是苍苍黄黄的苔藓。只有走在桥上，才更能领略人工和自然结合得多么巧妙。过桥经过一处僧院，进入云岩寺。寺很简陋，建筑上没有什么特色。但是你决想不到，它倒有很值得骄傲的历史。从宋到清，七百年间被毁七次，每次它又从灰烬里站起来。虎丘的景色也许到这儿才最令人胸怀开旷。眼下是古老的苏州城，起伏不平的屋脊一直延伸到远处，那儿正升起向晚的烟雾，沉沉的雾气里耸起北寺塔、瑞光塔和双塔，塔尖上正染着夕阳的余晖。这时你会忽然领悟，塔在中国建筑中起了多大的调节作用。除了它本身结构的美，它在平面延展的建筑群中犹如奇峰突起。没有塔，我们的老式建筑就显得平板了。这时候又好像听到钟声，但这不过是错觉，周围很静，那隐隐的叮当声也许是风吹

动了楼角的铁马。转过头来，看到远处一带山峦，一层淡似一层，一直淡到若有若无的地方。要是微微眯起眼睛，它们就好像浮动起来，奔驰起来，一直奔到太湖里去。

要是长久地登高远望，眼神有点儿疲劳，你就可以换一个地方，譬如到留园去吧，就能使你爽心悦目。从留园的短墙外边，跨过一道极平常的门槛，信步走入一带曲折的游廊。在右边的墙上，有一方方墨石，上面精工雕刻了文字，一会儿是赵子昂淋漓的行草，一会儿是文征明娟秀的楷书。你一一欣赏，会不知不觉地走到游廊的尽头，于是你进入了一个开朗的小天地。这儿四面是飞檐红楹，中间是一个清清的池塘。池上小桥曲折，通到凉榭。这时你大概转得有些头晕了，索性恍恍惚惚地绕过石桥，走进水榭，看看各色各样的窗子：菱形的、扇形的、榴花形的都有，可以任意挑选一个望出去，构成自己喜爱的画面。接着，你会不知不觉地走进一排湖石山，低下头来，在山洞里左旋右转。刚走出洞来，忽然一道粉墙挡住了去路。也许到了尽头吧？其实不然。穿过一道小门，只见茅屋篱笆，院落里亭亭地立着百十竿青竹。沿着竹林上去，渐渐高起来，原来是座小山。山有乱石砌成的小径，任意走去，一片枫林会把你揽入怀抱，把浓荫洒到你的身上。走出枫林，忽然又有曲折的游廊，你刚刚要走过去，却发现原来这就是开头的地方。这样曲折迷离，你不禁会叹息一声，扶在栏杆上回味一番，觉得什么都没有看仔细。要是没有游伴，你一定会转身回去，从头再看一遍。不知道为什么这儿叫“留园”，也许是因为人同此心，看完了还流连不去的缘故吧。（按：此园原名刘园，系刘姓所有，清末盛宣怀购得此园后，始改名留园。）

说到这儿，我才深深觉得：我对苏州美的估计是多么不够！它不只是典雅的、含蓄的、而且是多样的、富于变化的。自然的地方，就略施人工；人工的地方，又趋向于自然。从古到今，多少美术家花了心血和劳动，为我们美化了祖国的山河，留下了这许多优美的所在。在苏州，你欢喜古朴，请到沧浪亭；你爱好清幽，就去拙政园；你喜欢疏朗，不妨到怡园；你倾向于雄浑，这儿有狮子林。但是不管怎样，你必须到西园罗汉堂，去看看那五百尊罗汉。乍看，这不过是一排排泥金塑像，像形虽有些差别，也只是大同小异。但仔细一想，这才心里一亮：原来艺术家们受着极大的限制，他们创造差异的形象，必须首先照顾一般，这就是罗汉们都要坐在莲台上面，又都要摆出一副庄严的相貌。但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艺术家们到底塑成了五百个互不相同的形象。他们中间，有的合目静坐，似乎早已入化；有的袒

胸裸背，露出一身结实的肌肉；有的老态龙钟，脸皮松得似乎要拖挂下来。细细看去，每个罗汉身上都能找出特点来。

在这些塑像中间，最引人注目的，最栩栩如生的，大概是济颠和尚。济颠和尚把一顶破僧帽歪戴在头上，一领破袈裟披在肩头，手摇一把破芭蕉扇，向你嬉皮笑脸。在民间传说中，他最会装疯卖傻，玩世不恭，时常和达官贵人开开玩笑，弄得对方又气又恨，却又无可奈何。塑像很巧妙地表现了他的性格。

苏州的景色，丘谷也好，园林也好，建筑也好，雕塑也好，苏州人从来不喜欢在你面前夸口。他只是带着恬淡的笑容，引你走到这儿走到那儿，直到你在它面前发出大声的惊叹。正如苏州许多景色，苏州人性格的美也是含蓄的、内涵的。

1956